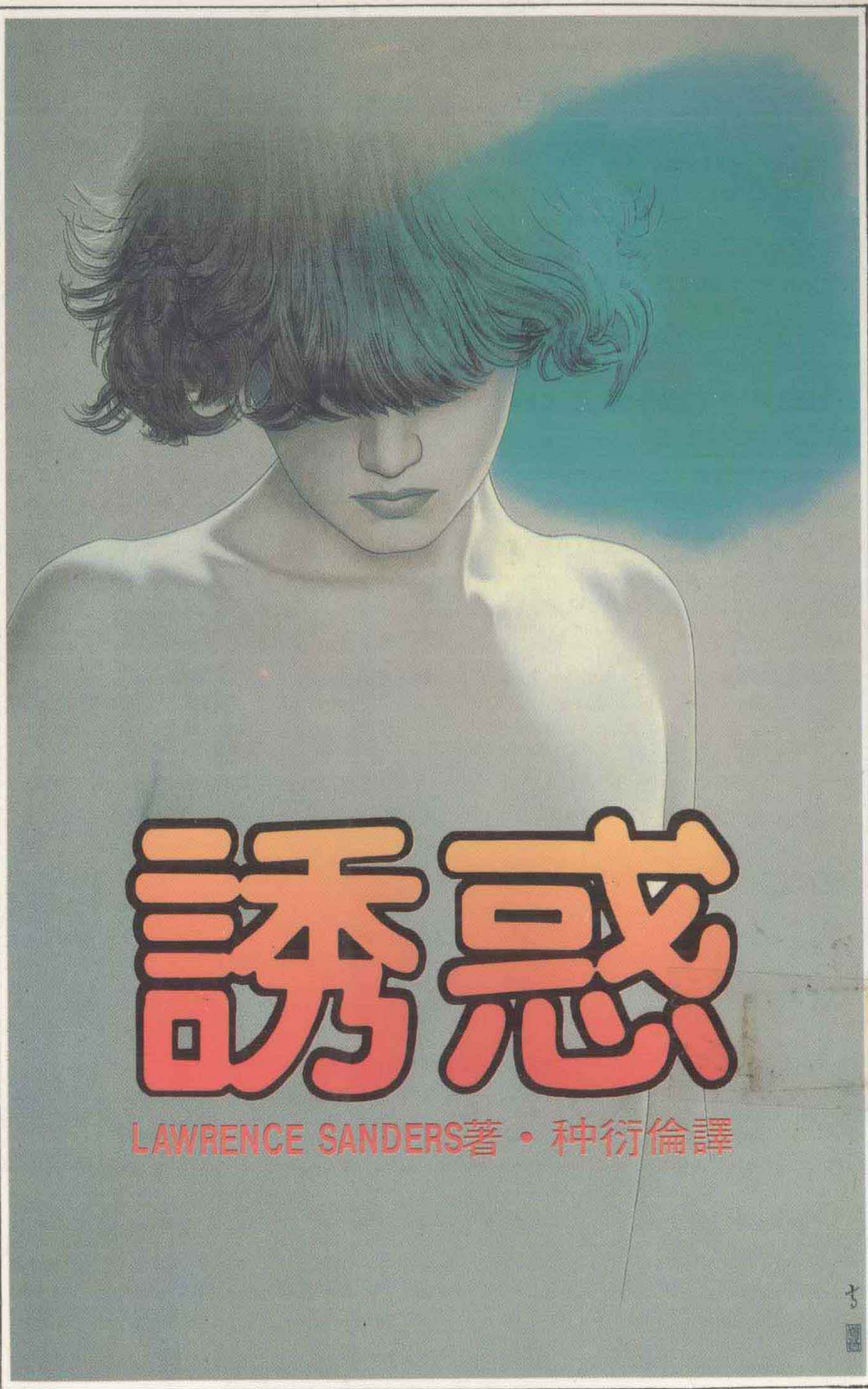




誘惑

LAWRENCE SANDERS 著・种衍倫 譯



皇冠
CROWN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皇冠叢書第九六六種
當代名著精選之一六八

誘惑

THE SEDUCTION OF PETERS.

原 著：Lawrence Sanders

譯 者：种 衍 倫

發行人：平 鑫 濤

出版經理：張 柱 國

出版者：皇 冠 出 版 社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郵撥0010426-9號

電話：7168888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

編譯委員：張 時·彭中原·茅及銓

趙爾心·雲 菁·陳旻萃·余國芳

林靜華·林少岩·种衍倫·戴光國

湯新華·麥倩宜·姜恩娜·謝瑤玲

編輯顧問：陳麗華

主 編：王美音

策 劃：施寄青

美術設計：吳璧人·楊莒蓉

校 對：曾美珠·劉秋娥·鮑秀珍

丁慧瑜

印 刷 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基隆路2段55號

著作權：台內著字第28928號
執照字號

第一版：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一月

這一版：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三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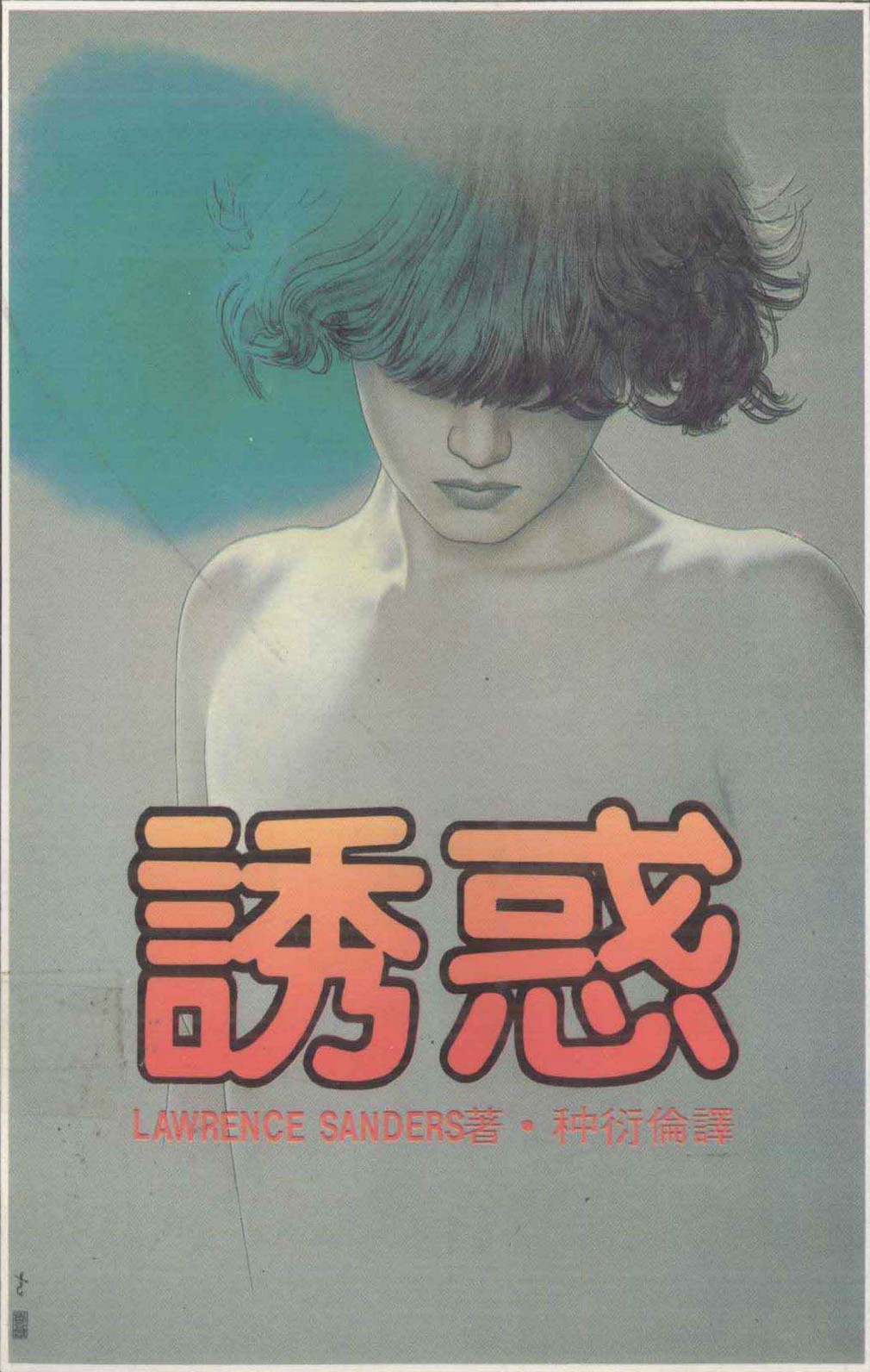
著作權及版權所有·盜印

本書定價：新台幣110元，



誘惑

LAWRENCE SANDERS 著・种衍倫 譯



誘惑

LAWRENCE SANDERS 著・种衍倫譯

當代名著精選168

誘惑

當代名著精選168

誘惑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皇冠當代名著精選

「皇冠當代名著精選」令人大開眼界，獲益不淺，兩年多來，每星期一本，從不脫期，真了不起，何等魄力！多少心血！譯文的水準極高，至少都是流暢可誦的白話文，句子一點也不西化彳亍，人名也譯得好，看起來一點也不費力和精神去猜度，似乎已找到一個規範。近三月來接連看了數十種，對美國暢銷書有了新的認識，像羅勃·勒德倫的兩冊間諜小說「龍爭虎鬥」和「死亡拼圖」，佈局奇幻、氣氛緊張，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令人嘆為觀止，相形之下，佛萊明的〇〇七成為小兒科，類似的小說如「第二夫人」、「天恨」等也各有所長。其餘如「飄零的花瓣」極有吸引力，「四季」果然別具風格，當然有幾冊我個人並不喜愛，但不翻則無法認識當代美國文壇的全貌。

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人物表

彼得·史卡羅 (Peter Scuro)

——失業的演員，對未來充滿幻想。

馬莎·湯普萊 (Martha Twomply)

——彼得的合夥人，退休的妓女。

珍妮·圖利佛 (Jenny Tolliver)

——彼得的女友。

亞瑟 (Arthur)

——彼得早先的室友，劇作家。

金恩 (King)

——彼得的朋友，黑人模特兒。

福特 (Futer)

——收賄的警官。

易格納 (Ignatz)

——彼得俱樂部會計師。

奧斯卡 (Oscar)

——彼得俱樂部律師。

康尼斯 (Cannis)、賈樂思 (Gelesco)

——巴卡洛女裝老闆，彼得的合夥人。

凱瑟 (Caesar)

——羅馬企業董事長。

索爾 (Sol)

——彼得的經紀人。

妮可 (Nikki)、梅寶 (Mabel)

——彼得的好友。

楊西 (Yance)

——彼得的助手。

我叫彼得·史卡羅。我常常會問：生命不過如此嗎？

我說：『你能解答自亞當以來，所有困擾世界的問題嗎？我曉得答案：把上帝想成是小丑——一位神聖的小丑。這樣一切不就解決了？如果你把上帝想成是小丑，所有的冤枉、不公平和苦痛就突然可以用道理來解釋了。一次地震死了一千多人？那只是鬧劇。波利維亞塌了一座橋，三十多名無辜者罹難？那是大鬧劇。懂我的意思嗎？一個嬰兒出生就得了血癌？那是演出最成功的鬧劇。一切都是因為那位神聖的小丑。仔細想想這些，你就可以安心地坐下來為精彩的演出鼓掌了。』

索爾·哈非的臉上露出了苦笑。『彼得，如果你相信自己論調的一半，你就會覺得那番話耐人尋味。你並不真正了解自己在說什麼，你只是憤怒不平。你並不真的懷疑人生價值，你只是憤世嫉俗。』

『不錯，』我說，『我是外硬內軟。』

我們是在西四十五街上一間零亂的辦公室裏。那是我經紀人的辦公室。外面是強風勁雪，裏面則是暖氣管震動的聲音，和滿屋的煙味。

『那麼……』哈非說，『我猜想你試鏡一定不太成功。』

『試鏡？』我說。『什麼試鏡？他們只看了我一眼就決定不要我了。他們需要的角色是更年輕一點的。』

『這種情形很平常，』我的經紀人以富哲理的口吻說，『導演在心中想好了他所需的造型——』我用手指在四周比劃了一下。『十二年來我試過迎合每一位導演所需的造型。我掌握每一個機會，敲過無數的門。可是我得到了什麼？一些狗屎的致謝表和八千塊——這是我十二年來的收入，也是我從事演藝事業以來的全部收入。』

『像你這樣的人太多了，』哈非聳聳肩說，『僧多粥少，有什麼法子呢！』

『不要對我說這種話。最令我難過的是每年不斷有新人竄出。我看見今天參加試鏡的那些小鬼。我敢對天發誓，他們年紀輕得夠當我兒子。他們有些很帥，也有些很強壯。明年一月我就三十六了，到時候我還能有什麼出路？替那些跑龍套的讀劇本？不，上帝，我已經瀕臨事業崩潰點了。』

『聽我說，』經紀人說，『我跟你一樣憤世嫉俗。我今年四十八歲，從事這一行已經有二十五年了。剛走入這一行的時候，我夢想的是百萬元的交易。我夢見自己打電話到西海岸說：「嗨，親愛的，是我——索爾。我給你買了個熱騰騰的好禮物！」漂亮的女明星、有香檳的晚餐，我以為走上這一行就會過這樣的日子。彼得，結果我在西海岸連一個鬼影都不認識，而我所認識的女明星全部都是風塵女。』

我笑了。『索爾，我們倆可真是難兄難弟啊。』

『不，』我的經紀人說。『明天你的房門很可能會打開，然後新的克拉克·蓋博或瑪麗蓮·夢露從門外走進來。』

『從反面來說，走進門的也很可能是來索債的房東。』

『是啊，』索爾憂鬱地說，『那也有可能。』

經紀人剝去一隻廉價雪茄的玻璃紙套，拿了個凹凹凸凸的打火機把雪茄點著，隨着吹出一股青煙

。他把腳蹠在桌上，盯着被油煙燻黃的窗子，看著外面的大風大雪。

索爾·哈非的臉又變大了。幾年前他的頭就顯得很大，身體也過於肥胖。現在年齡大了，時間所賜給他的是權威和穩重。

『他有點像羅馬帝國的皇帝，』珍妮·圖列佛曾經說。『你叫他換上罩袍，拍張照片就知道像不像。』

『你想你是個失敗者嗎？』我的經紀人突然問。

『即使不是也差不多了，』我說。『我已經沒有往旁發展的餘地。除了演戲我還能幹什麼？到男裝店當店員？還是擺攤子示範削皮刀的用法？除了演戲我啥也不會，而且本行的人似乎也不想用我。』

『如果你放棄演戲，』哈非說，『說不定這後半生你都會後悔。』

『如果我要吃飯的話，』我說，『就非得幹這一行不可。』

經紀人把腳放下來，向前靠在桌上看著我。

『我可以借你十塊，』他說。

我站起來拿我的帽子、大衣、圍巾和手套。

『謝謝你，索爾，』我說，『你已經被我牽連夠慘了。』我走到門口，回頭對他說，『對了，如果聖誕節前見不到你，現在就祝你聖誕快樂。』

『可不是嗎，』哈非說，『讓我也祝你一聲聖誕快樂。』

我剛轉門扭的時候，又回頭對他說，『還是借我十塊吧·索爾。』說者，我勉強裝出笑臉。

春天也許是屬於全世界的，可是冬天卻專屬於曼哈頓島。儘管是滿懷惆悵，經過第五街的時候，我還是心想我一定要在那兒繼續闖下去。

天空帶着憂鬱的灰色，風呼呼吹着，雪花在空中飛舞。街上行人匆匆，國旗飄盪，喇叭聲此起彼

落，擴音器裏播著聖誕歌聲。這是個活生生的世界，這幅畫中的人物永遠不會死去。

我在街上閒逛，呢子大衣的扣子敞著，衣襬隨風拍動。（領口和袖口都破了。）我的赭紅色羊毛圍巾漫不經心地掛在脖子上。（那是我以低價向我的上一任老闆買的。）扣在頭頂上的是一頂針織的愛爾蘭帽。（偷帽子並不難。你光著頭走進人潮洶湧的百貨公司，出來的時候頭上就戴著帽子。）

我的臉部線條很粗獷，可以說是稜有角。我的頭髮色澤深暗，有點近乎深紫色，皮膚呈黃褐色，至於牙齒則又白又方，簡直就像方糖。我笑起來帶有一絲冷嘲，說得坦白一點，那種笑像莎翁悲劇中的大惡人伊阿果，而不像哈姆雷特。

我個子很高，腳步輕快，動作和姿態都帶著些孤傲，彷彿有種不同流合污的衝勁——頂著強風勁雪，衝向生命。

我不時往櫥窗的玻璃上看自己的反影：在別的時代，我也許是海盜，也許是朝臣，也許是封爵的花花公子，我相信自己是個有為的青年——只是在午夜夢迴的時候，我常懷疑是不是這一生都完了。走到四十八街，我不禁放慢腳步。那一帶全是名品店。皮件、絲綢、金銀、珠寶，以及全世界最精緻的藝品。

我幻想自己走進店裏，笑着指指某一樣名品說：『我要這個！』不為任何理由而去買一樣東西，是多令人喜悅的事。不喜歡它的時候，你還可以把它扔掉，而且你在那些金光閃閃的精品照耀之下，過足了優越感的癮。

我在一家只賣進口食品的商店門口停下腳步。裏面賣的有魚子醬、麥草、法式小麵餅，以及各種稀珍珍品。一大羣顧客正向忙碌的店員揮舞着成疊的鈔票。

我轉身離去，為這個一切以金錢為主的世界感到心痛。

西五十四街上，靠近第八街交口的地方有一家名叫『頹喪者之家』的酒吧。這兒的顧客多半是失業的演員或下班休息的警察。

店裏陰暗，充滿霉味，低矮的鐵皮天花板上用鐵鏈吊着一部巨大的電視機，及許許多多麥酒的廣告標籤。牆上除了有飛鏢靶以外，還掛滿了知名影星的簽名照。不過你永遠不可能在這種低級的場所看見他們的影子。

瘡疤滿佈的吧枱圍繞着靠裏面的牆。我走進去，向兩個正在扔飛鏢的熟人輕描淡寫地打了個招呼，然後一直走向吧枱。我把一隻腳搭在光亮的銅檯上，輕輕把帽子向後頂了頂。

酒保吉米走過來，拿了塊布抹去我面前的煙灰和脆餅渣。

「彼得，」他說，「祝你他媽的狗屎聖誕節快樂。」

「呃，可不是嗎，」我用愛爾蘭土腔說，「彼此彼此。給咱來個「狄更斯」好嗎？」如果你第一次到這兒來，鼓足了勇氣問吉米什麼是「狄更斯」，他會咕噥地回答：「孤雛淚。」

——也就是馬丁尼加橄欖加檸檬皮。

「近來如何？」吉米把飲料放在我面前的小紙墊上。紙墊的廣告打著第八街按摩院。

「狗屎不如，」我愉快地回答。

「哦？總算你也嘗到不如意了，是不是？」酒保露出大金牙笑著走開了。我啜了一口酒，不經意地向四周看看。有幾個熟人向我招手；我也回應他們。這兒全是警察和演員——都是些頗費不得志的人。

很多落單的人也在這兒消磨時間。他們捧著飲料或盯著吧枱後面鏡子裏扭曲的身影發愣。距我左邊兩個圓檯，有酒女人吸引了我的注意：她穿了一件及踝的長貂皮大衣，頭戴相稱的西班牙闊邊帽。我在想，製成那件大衣不知道需要多少隻貂。

我從鏡子裏打量那個女人。鱷魚皮的皮包，純金的Donhill打火機、金色濾嘴的香煙、金戒指、金項鍊，她留著長指甲，那雙手看起來並不年輕。她的臉孔被闊邊帽遮住了，再加上一付特大號的太陽眼鏡，任何人都很難看出她的長相。

我正在猜測她年齡的時候，她突然拿了一張票子放在吧枱上，然後扣上皮包，向我走過來。